



冰点特稿第1299期

循环

要给他机会,他是能带着家庭往上走的”。 2015年年初,也是冬天,刘福成突然在家中去世,走得匆忙,没留下一句话。

回家

这一次从沈阳归来,刘丰真心体会到父亲18年前是怎么过来的。

18年前的那个冬天,他在老家照顾奶奶,医院的事全靠父亲刘福成。2006年4月3日,父亲带着妹妹从沈阳回家时,他发现,父亲的背驼了很多,脸上的皱纹也多了。

这一次,在沈阳的30多个夜晚,刘丰没怎么睡安稳觉,掉了10斤肉。从沈阳归来,妻子发现刘丰的两鬓出现了白发,人沧桑了,“像得了一场大病”。

“又经历了一遍。”他告诉记者,他终于体会到,父亲当年的难。

即便如此,妻子还是催促他,赶紧外出挣钱。这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一段时间,从医院回来时,他兜里只揣着1000多元钱,很快花完了,每隔一天都要去医院给妹妹手术伤口换药,不得不找朋友又借一些。

他已结婚10余年,两个女儿,每个月要还1300多元的房贷,生活开销每个月最低要3000元。

至今,这个家仍有两笔遗存多年的大额欠款没还清,6万余元。这个冬天,又增加6万余元的房贷,那24笔欠款被刘丰一一记在手机备忘录里。

他也没外出挣钱,毕竟这个家要继续生活,但最近又被时间卡住了。

3月18日,他要去沈阳取妹妹的医药费清单,再拿回梨树县报销,还不确定最终能报销多少钱。他打算,20日南下。他去年就计划好,过完龙年春节跟朋友去广西南宁,朋友在那里开物流中转站,他跟着干,每个月也能挣近1万元。

刘丰原本的打算是,过了春节就跟师傅去云南西双版纳,为那些拍写真的年轻人化妆,以此养活自己,减轻母亲身上的担子。

她成绩并不好,初中毕业后,去了一所技校学护理,但她发现自己不喜欢,就辍学回家。后来在东莞电子厂流水线务工,只干了3个月。

她喜欢化妆,笑着说是因为“自己丑”。这个冬天,她在市里找了一位教她化妆的师傅,学费5000元。那些日子,她住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子里,快学完时感冒了,她是拖着重感冒的身体,把最后几日的化妆课学完的。没想到,一场感冒差点要了她的命。

如今,一道新鲜的伤疤出现在她的右侧锁骨下,还泛着红。“是硬的”,她照着镜子摸了摸。那是永久心脏起搏器被安放的位置。出院时,医生叮嘱她,谨防感冒,切勿剧烈运动,右胳膊不提重物。她惯常使用的右手,现在连化妆包都不敢提,去云南的计划不得不搁置。

她还喜欢画画,喜欢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,喜欢文身,想在胳膊上文许多樱花。她告诉记者,她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文身师,但这些事母亲不理解。上技校时,她自己给自己打了鼻钉,母亲反对,她又去掉了。

这个内向的孩儿并没有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胆小,相反,她喜欢看恐怖片,喜欢蹦极,觉得关于情情爱爱的小说没意思,对讲犯罪故事的《十宗罪》却爱不释手,看了许多遍。

这些年,太阳出来了,但雪还没化,母女俩躲在屋里,想出门又不敢出门。有轻微咳嗽,或者稍有鼻音,母亲就忧心忡忡地望着女儿,提醒她,“吃些感冒药吧,早点儿吃”。

感冒药是这个家里的常备药,冰凉了,于金霞就到屋外去,掏一捆玉米秆,扔到炕下。多数时间,刘帅都坐在炕上打游戏、刷手机,闲来无事时她每天可以花10个小时在抖音上。她不怎么出门,她觉得自己没有朋友,但也不觉得孤单。

她童年里的很多日子,都是这样一个人度过的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于金霞若外出打零工,就会在刘帅的脖子上挂一把钥匙,放学回家就自己开门,一个人在家等母亲归来。

去年,刘帅谈了男朋友,于金霞并不反对,告诉女儿,无论对方接不接受,都要告诉对方,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。但刘帅说,这次出院后,那个男孩儿已经许多天没联系她了。

于金霞前两年还盘算着,等刘帅渐渐长大,能独立生活,她就外出打两年工,把欠亲戚的债还清,但现在,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到外面去。

与18年前相比,于金霞瘦了许多,刘帅一日日长大,然而这个孩儿几乎看不出时间流逝的痕迹,还是20多年来的老样子,连门窗上张贴的对联、窗花都多年未换。

东北的春天来得晚。已是3月初,松辽平原上的黑土地上着霜,盖着一层残雪,孤家子镇的夜里温度常在零下10℃,刚出院的刘帅与母亲同睡一张炕。她已经很多天没跟母亲睡在同一张炕上。

3月3日这天,刘帅19岁生日,大哥刘丰买了鱼丸、牛羊肉和蛋糕,在家给刘帅打火锅庆祝。他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冯翔说,“谢谢冯叔,没有你,我妹妹这个生日过不上”。

但在冯翔看来,是刘福成救了自己的女儿,是他把那些富豪都“绑架”了,这次才有机会让刘帅再次获救。“这次人两次不幸和幸运的彩票砸中。”冯翔说,“你想想农村或城里的普通人,还有多少光被不幸砸中,没被幸运砸中。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刘帅都不知道自己曾经经历了什么,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把她活着带回家里的。

上小学时,有一天她在家中翻出一堆报纸,才知道那段陈年旧事。她觉得父亲太厉害了,如今,那些旧报纸仍被于金霞装在塑料袋里,和当年的检查报告单、医药费存根放在一起。

那是一沓旧报纸,是于金霞当年在医院里收集来的,有的是记者们带来的,有的是病友买来的,有的就扔在医院。于金霞不识字,但把它们看得很重,一份份收拾起来,留存至今,她说,还要一直留存下去。



3月5日,吉林四平,于金霞、刘帅母女二人在红旗村的家中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/摄



2006年4月3日,辽宁沈阳,刘帅从当时的沈阳军区总医院出院,向前来送行的人告别。 华商晨报记者 萧石逸/摄



3月5日,吉林四平,刘帅家中的旧瓦房。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/摄



3月5日,吉林四平,母亲于金霞翻出18年前的旧报纸,刘帅拿在手中细看。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/摄

病”,建议去市里医院检查。去市里也没查出具体分型,又去了长春。 那时,女儿刚刚出生40余天,刘帅还不叫刘帅,叫“刘嘉欣”,是初中文化水平的刘福成亲自给女儿取的。在2005年6月14日的一张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诊单上,还写着“刘嘉欣”这个名字,诊断结果:先天性心脏病,共同动脉干(即永存动脉干)。

他们辗转多家医院,没人敢接收治疗这个病。从镇上转到市里,再从市里跨省转到辽宁沈阳,这条求医路几乎与18年后女儿旧病复发时走的一模一样。

最终,几个月的刘嘉欣被诊断为“永存动脉干Ⅲ型”,最好在3个月内进行手术,如果不治疗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许多患病的孩子没能活过两岁。

手术费,要六七万元。夫妻二人靠种地、打工为生,家中一年收入四五千元,18岁的大儿子刘丰辍学在外打工,80多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。

那也是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时期,他所在的梨树县要隔年才启动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”的试点工作。在当时的整个中国,新农合刚刚覆盖约10%的农村人口,专家们已开始呼吁“建立全国贫困儿童救助体系”,但现实中仅上海、北京地区启动了“少儿住院互助基金”。

为了凑够女儿的手术费,刘福成去过乡镇政府、四平市民政局,只通过民政局筹到1000元。于金霞见丈夫急得躲在杂物间的仓库里哭。

他几乎借遍所有的亲戚、村民。刘丰记得,父亲有一个本子,写着53个借款人的名字,有借300元的,也有借1000元的。最大的一笔借款,是托姑姑的关系,从一家洗浴中心借的1万元,约定按银行利息还款。

勉强凑够6万多的手术费,夫妻二人才敢带着女儿再赴沈阳。

再去沈阳,已是冬天,女儿8个多月大,会叫爸爸、妈妈,还有个新名字——刘帅。于金霞说,由于女儿总生病,算命先生说,改个男孩子的名字比较好。

2006年1月11日,时任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脏外科主任的朱洪玉,为小刘帅主刀心脏手术,手术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,手术顺利,但小刘帅暂时无法脱离呼吸机,住进心外科的重症监护室(以下简称“ICU”)。

辛苦数月筹来的6万多元,一场手术花完了。而ICU1天的花销,大概是刘福成在老家打100天零工才能赚到的。

无可奈何,他给二哥打去电话,托二哥寻村里最富裕的人家,把自己的地转包掉,8亩地,转包4年,卖了8000元。刘丰记得,她是求着别人买的,后来,从医院归来,又求着别人把她收回来,并约定收粮卖钱时还款。

刘福成给儿子刘丰列了一份借钱名单,让他去借钱。刘丰至今印象深刻,有一一起床时,大雪已经齐膝深,他是踩着雪走了很远的山路,挨家挨户去借钱的,但有的给借,有的已借不出来。他们想过卖掉房子,但考虑到一家人出院后会无处可去,就放弃了。

求助富豪

这个冬天,刘丰为筹妹妹的手术费,再去借钱时,他自然而然地想起18年前借钱的场景。

以前去借钱,他没太心理负担,也没想过钱怎么还,“因为有父亲在”。但这一次,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他身上。他终于体会到当年父亲的处境。

妹妹手术前,母亲和18年前一样在病房陪着,他和18年前的父亲一样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。小旅馆房间都很小,只摆一张床,当年一晚10元,如今一晚40元,暖气冰凉,风一吹,窗户咣咣响。白天,他只吃两顿饭,多是泡面。夜里躲在被窝里哭,愁钱从哪里来。

为了借钱,办理异地医疗、开各种证明,他在沈阳与孤家子镇之间,来回奔波数次。他从亲朋处,借了6万多元,发现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,有的家中老人身患癌症,有的即将娶妻买房。但这相比于15万元的手术费,还远远不够,他想要贷款,发现自己连房贷都已逾期未还。

冯翔联系了18年前曾为刘帅捐款两万元的沈阳人张立彦,想请这位万众建设集团负责人帮忙。“跟人要钱,我也得拿出点力度来,我也捐了5000块钱。”冯翔说,很快,张立彦捐了两万元。

钱,仍不够。但时过境迁,他不确定那些曾经帮过这家人的富豪们是否还会再次伸出援手,刘家与那些富豪多年并无联系。

18年前的冬天,刘福成似乎早就预料到,6万多元不够。他在女儿被推进手术室的前一天,决定拿起笔,给中国最有权的人写信,求助。

2006年1月10日,他给当时的“中国首富”施正荣写了一封求助信。由于银行卡号写错,4天后,他给施正荣去信第二封。再后来,他陆续给当时的5位中国富豪写信求助。

起初,他在《华商晨报》上看到一条新闻,说当时无锡尚德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,有成立基金助人的想法,刘福成便萌生写信求助的念头。

钱的事,不识字的于金霞很少过问。刘福成也很少告诉她女儿的住院账户上缺钱。给富豪写信的事,她是在女儿术后才知道。10天过去,投出的求助信仿佛石沉大海。夫妻二人决定去《华商晨报》求助。

这条求助线索被分派给当时刚工作1年多的年轻记者冯翔。2006年1月23日,《华商晨报》在头版发表了题为《救女 写信 遍求“中国富豪”》的报道,并在报道中点名被求助的富豪——施正荣、刘永行、黄光裕、陈天桥、鲁冠球、丁磊。

这件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关注,系列报道与评论持续了近两个月,被新浪网制成专题至今留存,中央电视台当年也报道了此事,并派记者前往医院和刘福成家中。

二次手术

18年过去了,又是在寒冬,刘帅再一次发出了求助。

18年间,“中国首富”不易易主,施正荣早已从尚德离任,刘永行的弟弟刘永好也将担子交给女儿,陈天桥的“传奇”不再,黄光裕入狱后又重回国美,丁磊仍在互联网世界拼杀,最早报道“求助富豪”的报纸已于2019年休刊了。

不再是记者的冯翔开始向媒体圈朋友求助,“新黄河”客户端记者得知刘帅的情况后,采访报道了此事,引起关注。在冯翔的建议下,刘丰发起了网络筹款链接,目标金额15万元。

刘丰将筹款链接在朋友圈里连转3天,只筹到6000多元。他的人脉资源已经耗尽了。

冯翔看了刘丰写的求助信息,发现并未提及当年父亲求助富豪的往事,决定重写求助信——“我是一个普通女孩,中国最有权的人救过我的命,可现在我又不得不向大家求助”。冯翔清楚,只有这样写,才能引发关注。

这封求助信后来又使筹款金额增加了1.3万余元,不少陌生人也通过微信、支付宝向刘丰转账来捐款。

过去的18年间,医保缴费标准从2006年的每人10元,上涨到2023年的每人380元,这家人也一直把冯翔当“救命恩人”。那时,于金霞每每听到医生喊病人家属,她都感到害怕。在医院里,欠费数额每天都以500至2000元的数量持续增加,还欠着病友的钱;在医院外,住宿费、电话费也都欠着。

2006年1月23日,第一篇报道刊发后,时年24岁的冯翔厚着脸皮把电话打到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,得到答复:我们肯定会捐款。同一天,“67床 刘帅 欠2000(元)”,被写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心脑血管病房过道里的一块黑板上。

不过很快,被点名的6位富豪中有3人捐款,其中施正荣捐款两万元,黄光裕捐款5000元,刘永行捐款5000元,另有上海金友软件公司捐款1万元,当地政府捐款5000元,还有3笔来自普通人的捐款1200元,当时的康平县众成建筑公司总经理张立彦捐了2万元。

得到舆论关注后,于金霞记得,医院给刘帅开了绿色通道,欠费也并未影响治疗,后来沈阳军区总医院免去刘帅后期住院治疗费用。那时候,冯翔总跟刘福成说,“老刘,你太幸运了!”

在医院住了100多天,2006年4月3日,刘帅出院了。这家人将4月3日定为刘帅的第二个生日,“每当过这个生日的时候,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好心人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 强